

# 神木少女遇害之后： 一位母亲为亡女的追索

女儿遇害后，李秀娟成了神木九龙山的常客。到了山顶，埋头蜷在亭子里，她小声呢喃：“婷，吃了饭没，冷不，热不”。偶尔，她哭着抬头，盯着空气喊：“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”。

去年9月，15岁的女儿吴婷离家后，被几位未成年人逼迫卖淫。嫖客称吴婷不是处女、拒绝支付剩余嫖资后，5人将吴婷打死，1人帮助他们分尸掩埋。2个月后，她才见到失踪女儿的遗体。

女儿死了两次，一次是肉体，一次是“清白”。这一年来，她不再工作，和丈夫写了数封举报信、起诉状——她认为嫖客韩云与女儿之死有“直接的因果关系”，要求他在全国性报刊上致歉并修复女儿“处女膜”。

12月5日，陕西榆林市中院一审宣判，案件中的第一被告人、17岁的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十五年不等。



李秀娟扶着栏杆一阶阶往山上爬。



吴峰拿着女儿的照片。

## 丧女

李秀娟清楚地记得，吴婷9月22日离家前的穿着：上身是白色线衣和土黄色外套，下身是一条浅蓝色牛仔裤。脚上的那双白色运动鞋，是她给新买的。

等到11月20日，女儿再次出现在她眼前时，已是一具没有穿衣服的遗体。丈夫吴峰靠着大板牙和耳洞辨认出了女儿，没忍心告诉她。她站在两三米外的地方，对着这具肿胀发黑的残破遗体 and 尸检报告木然地说：“不是不是……”

女儿是在中秋节放假第一天离家的。她还记得，晚上6点前，她准备出门去KTV做保洁，女儿说等下要出门给人送书，跟她报备。她“哦”了一句，让女儿

送完早点往回走，女儿也应了声“哦”。这是母女最后的对话。

在丈夫晚上8点发现女儿未归后，她躲进KTV卫生间，一个接一个地给女儿打电话，始终没人接听。

私下找了五六天后，李秀娟和丈夫报了警。有人建议她去公安局抽血，和那些身份不明的遗体做DNA比对。她断然拒绝了，女儿至多不过是被骗子拐走了，怎么犯得着跟遗体匹配呢？

11月20日，坏消息终究来了。“你女儿被害了。”民警说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她一无所知，直到她在网上看到一则写着女儿真名的信息。丈夫吴峰从警方那验证了那则消息：9月23日，

杨薇、白雨和贺锦将吴婷带去神木县金鹏商务宾馆卖淫。因为嫖客韩云不满意，这三人连同另外两名未成年人将吴婷带至杨薇叔叔家。在二楼东面卧室将吴婷衣服脱光后，五人轮流用皮带、拳脚、砖头对吴婷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殴打。第二天杨薇等人发现吴婷死亡后，将情况告诉李全。除杨薇外，李全连同其余五人将吴婷尸体肢解，后六人共同埋尸。

空旷的九龙山是李秀娟秘密的去处。头痛心悸时，她走出封闭的出租屋，不用面对舍不得丢掉又惹她伤心的女儿遗物，也不用顾忌别家正在写字的孩子，去到怎个哭、怎个吼也没人管的地方。

## 母亲

一儿一女是李秀娟曾经最大的幸福。她出生在山西兴县的官道岭村里，在家排行老二。父亲家里条件在村里算是倒数，娶了精神有问题的母亲。在她的记忆里，母亲想骂人就骂人、想打人就打人，养活一大家子人的父亲总是一个瘦小的背影。

22岁，经村里人介绍，父亲做主让她跟吴峰结了婚。一年后，大儿子出世。再过一年，她生下了小女儿。

2007年，儿子五岁，女儿四岁，夫妇俩开始为孩子上幼儿园着急。村里没有学校，夫妻俩土里刨食挣不到几个钱。听说邻省的“神木”，坐车两小时就能到，正搞煤炭开发、有工作机会，两人决定带着孩子离开家乡。

头两年，两个孩子不是感冒就是头疼。丈夫在工地搬砖打零工，一天挣六十来块钱。她在家照顾孩子，只能紧着一家人的吃喝，挑两三毛一斤的菜买。

为了接送方便，孩子升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他们两次搬家到学校附近。为谋生计，各种苦活脏活都干了，李秀娟做过高空擦玻璃、小区清洁工，还一度拾荒赚钱。儿女上初中之后，她去

KTV做了保洁，一个月能赚一千多，加上丈夫用三轮车运输家具打零工，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但温饱渐渐不成问题。

她奉行“再苦不能苦孩子、再穷不能穷教育”。女儿小时候不爱说话，儿子也有口吃的毛病，夫妻俩决定给他们报口才训练班，学费一下子交掉将近5400块。

她过生日，女儿会给她买耳环。三八妇女节，女儿也会给她买护手霜。虽然都是些十几块的小玩意，但她觉得暖心。

2018年春节过后，吴婷拥有了一部亲戚送的旧手机。她开始在网络上结交朋友，认了些干哥哥干姐姐，有的没有上学。周末时会跟他们一起逛街、唱歌，或是抓娃娃。

李秀娟说，女儿拿手机给她介绍过一个干哥哥。她告诉女儿，世道乱，别跟外人瞎混。吴婷说，干哥哥对她挺好的。

有时候，女儿写完作业，跟干哥哥出去“串（溜达）一下”。她会叮嘱女儿早点回来。

“不用太管我，管得太严，逆反心理。”2018年8月31日，吴婷在微信上跟母亲李秀娟说。这

天距离她离家失踪还有22天。

一个多月前，吴婷也有一次彻夜未归，电话关机。李秀娟和丈夫找了一夜后没找到人报了警。第二天，女儿回家了，说在外面玩，忘了时间。

在8月的那次微信对话里，李秀娟回复说“你说我跟你爸哪里对不起你，你说出来，我们会改，但你要从你的立场上想想你有错么”“有啥事你尽管说出来，不要一句也不说”。吴婷没有回复。

在李秀娟心里，女儿始终是乖巧听话的样子。女儿小学毕业纪念册上有三条留言出现“嫂子”“姐夫”的字眼，她没有察觉。她不知道女儿交过男朋友，也相信女儿从来不会对自己撒谎。

在女儿遇害后，一大波关于女儿的说法涌向她。逃学、自杀过、在家挨骂挨打、谈恋爱……这些她有的完全否认，有的有时否认有时称不知道。

“人活一辈子，就是为了儿女，谁知道现在成了这种了。”女儿没了，她越来越提不起做事的劲。家里的餐桌上，女儿爱吃的白菜、土豆、焖面少了，更多是几碗稀饭。

## 讨公道

浑浑噩噩地捱过许多天，李秀娟唯一关心的，就是女儿的案情。

一开始，6个涉案的未成年人和嫖客韩云被拘留。虽然为没收到对方家人的道歉而生气，但她也没想过找他们算账，只是等待这7人被严惩。

2019年3月左右，李秀娟夫妇从看到案卷的律师处得知，韩云已被释放，接受的处罚是行政拘留15天、罚款五千元。

在李秀娟看来，韩云是罪魁祸首。如果他一开始不跟犯罪嫌疑杨薇谈好要买处女，杨薇也不会瞄上自家女儿。如果他不拒绝支付剩余嫖资，说自家女儿不是处女、骂杨薇和其他人，女儿也不会被打致死。

她认为是韩云侵害了女儿的处女膜，不然他不会说女儿不是处女。

“我就是去看看这是咋地个人。”李秀娟觉得，拘留十五天的惩罚太轻了，她咽不下心里那口气，打算私下联系韩云。丈夫吴峰也同意，打听到韩云曾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，向那个单位辗转问到了韩云的电话。

起初，韩云在电话里拒绝了见面，但吴峰坚持一定要见到本人，并且这次不见也会想法子找上门。韩云便妥协了，选了一处人流较少的广场，约定3月2日见面。

当天下午近5点，韩云带了一人先到了广场，李秀娟和丈夫一行四人向他走来。一行人站定，李秀娟问“谁是韩云？”“我是。”韩云应了一句。

很快，一记耳光打在了他脸上。他往后躲，李秀娟第二个巴掌把他的眼镜打到地上。众人急忙拉开一直想推搡韩云的李秀娟，她不停地嘶吼着“没有你哪有这种事”。

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双方没有达成谅解协议，也没有提出赔偿方案。李秀娟满腔的怒火，准备的质问一句也没说出来。

2019年7月，韩云对记者称，他对此事感到愧疚，想要弥补，但他现在没有工作，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太好。事情发生后，他家人的生活被严重影响，他本人精神状态也很不好。

10月底，李秀娟收到了《神木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。此前，她和丈夫提出请求：要求韩云当面赔礼道歉并将道歉内容刊登在全国性报纸刊物上，韩云修复吴婷处女膜，赔偿两人精神损失费等。

但法院裁定，他们两人的请求不符合法院案件受理要求，经法院工作人员多次阐明，两人仍拒绝修改，法院对两人的起诉不予受理。

12月5日起，她讨公道的对象又增加了。代理律师张一千表示，吴婷家属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较轻，将向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。

对女儿“清白”的追索还没结束，李秀娟又再背负了对女儿丧命的追索。她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
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（澎湃）